

2021.05.15 Kodiak

要去科迪亞克，首先要從洛杉磯坐飛機到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，再從安克拉治坐飛機到科迪亞克，這足夠花上半天時間，這是最快抵達那裏的方法，我希望能盡早解決問題。

我沒有那位老先生的聯繫方式，我們連雙方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只有一個非常簡短的約定，他應該會感覺到我刻意在跟人保持距離，這對我來說是必須的，維持孤獨能避免不必要的認知危害，希望他不要誤會。

我在飛機上看科迪亞克島時，看到了一條燈光微弱的跑道，跟因為入夜，而變的漆黑的覆雪群山。

科迪亞克起了很濃的霧，肉眼可視範圍大約只有兩百公尺，光從空中看，霧氣就已經如此嚴重了，更何況是下到了平地，我拖著行李箱，走入機場，洛杉磯國際機場的豪氣挑高建築不再了，簡約的鐵屋建構的機場，路面十分的乾淨，氣溫也是阿拉斯加的低溫。

我那時穿著厚實的黑色禦寒大衣與耳罩，行李攜帶了旅遊要用的必須品跟替換衣物，我的驅魔用品大部分都交給了組織進行運送，他們說會將驅魔用品藏在科迪亞克港口的一艘漁船內，那是舊日月宗的協力者使用的船隻，應該是值得信任的。

來到這裡的第一天，我唯一的驅魔用具，僅僅是套在我手上的手環刀。

人類，是最會被影響的對象，自飛機上下來，我一路觀察機場人員，他們的神色相當的正常，這時候，得要靠對話來進行調查了。

與我想像的機場不同，這裡簡直像個溫暖的家，橙黃色溫暖的燈光，豐滿白色牆壁的掛畫，與陳列室內的盆景，跟幾張以客為尊的個人躺椅，沒有甚麼大沙發等候區那種工廠冷酷式的文明表現。

「嗨。」

「嗨，歡迎來到科迪亞克，我能怎麼幫助您？」

我第一個交談的對象，是這裡的女服務員，她有著爽朗的笑容，舒適的坐在椅子上，手離開滑鼠，親切的用她那湛藍的雙眸望著我。

「很濃的霧呢。」

對於認知危害的測試，可以很簡單，用日常用語即可去發現認知上的偏差，偏差數量越多，代表問題越嚴重。

「喔是的。」服務員那時候露出了一點歉疚的神色，「很抱歉我怕...這場霧會持續到禮拜六。」

「我能搭船出海或是進森林嗎？聽說科迪亞克的自然風景很美。」聽到我說的話，服務員的表情更加尷尬了，但她還是笑容以對。

「是的，但我不建議在濃霧時出航，或者進入森林，那將會...有風險。但當然如果您堅持，我會幫您介紹一位當地的嚮導協助您。」

她說的話沒有甚麼問題，看來認知危害沒有影響到機場，但是這個時代，只要有網路的話，都能輕易的把這些危害散播出去。

「那沒關係，謝謝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

我試著詢問她有沒有聽到一些傳聞，不過除了觀光的資訊，跟這個月會舉行的螃蟹祭典以外，沒什麼值得注意的，她為我精挑細選了一些可以供吃住的旅店，其中一個旅店叫Cranky Crow(暴躁烏鴉)的，我聽上去感覺滿喜歡的，就選擇了它作為落腳的地點。

也許是阿拉斯加很冷的緣故，室內的擺設都偏向暖色系，枕頭還有章魚的圖案，我到旅店辦完入住手續後，便前往港口尋找我的物品。

科迪亞克的棕熊也是很有名的產物，很多旅客都會來這裡觀熊，或許我可以藉著這些肉食動物的力量將黑色帷幕的風險降低，對於這個，我不會透漏過多的細節，這種醜惡的事情，說出來我會覺得很羞恥。

「小姐，別來無恙。」到了港口，我找到了寫著"追逐日光"的漁船，同時，也找到了那位老先生，他站在漁船上，對停泊處的我揮了揮手。

又是舊日月宗一次妥善的安排，若不是神明顯靈，我都差點徹底信任組織了。

「……」那時，船主沉默的看著我，經過二十秒他才肯說話。

「你們不該來的。」我知道，但我們必須在這裡，我從船主的眼中，看到了他的眼光正在閃爍。

他很緊張，很害怕...害怕那些未知的事物，船主這種協力者在組織裡也占據了相當的數目，這種不小心知道秘密，卻又不想對不可名狀採取主動態度的普通人，我從這個距離就能觀察到他脖子上配戴著戴環者的骨片，他不該那樣做，他這樣做，就會有人問項鍊的來歷，他能保持這個秘密多久？

船隻在濃霧中載浮載沉，我環顧四週，沒有其他人在這裡，也許是霧的關係，導致我見不到有別人。

「我安排了住所，叫Cranky Crow的旅店。」我告知老先生這個資訊，好讓他也能去旅店休息，「今天空房間很多，挑自己喜歡的吧。」

「我了解了。」老驅魔人戴上一頂獵人帽，揹著一個皮箱步下船隻，我猜裡面就是槍枝了，他將我的十字弩交给了我。

這把弩前端可以收起來變成長方形，很適合收納在管絃樂器的箱子裡，就像現在這樣。

我們會合以後，我提著“樂器”回到港區。

「對了，要小心房間裡的那些鏡子，妳蓋住了嗎？」老先生跟在我的後面，提醒了我該做的準備。

「有的。」我全都用多的浴巾或床套蓋好了，我確保我的房間沒有任何能反射的物體，那些不可名狀會在你脆弱的時候，從反射面附身在你身上，當你被它們騷擾時，最好確保沒有那些會反射你模樣的物體，縱然...那時恐怕已經為時已晚。

這份擔心或許多餘，不過對於不理解的事物，我們都要做好萬全準備。

我感受到有人在刺我的背脊，這世界上，有分看的到、摸的到、聽的到、感應的到的，我屬於感應的那一類型，那種感覺像...有人突然用手指去戳你的尾椎部位。

「等一下。」我叫停了老驅魔人，方才船主的船還沒出海。

「我聽到落水聲。」老驅魔人眼神透出一股殺氣，他率先掉頭回到船隻停泊處，他跳上了漁船，沒發現船主，「該死，我們才離開一下，保羅！」他叫喚著應該是船長的名字。

我正也準備上船時，發現有一條繩索被綁在船上，並垂放到海平面下。

「繩子。」我提醒了老驅魔人，我們兩人試圖拉起繩索，我感覺沒幫上甚麼忙，老驅魔人的身體很硬朗的樣子，全程好像只有他在出力，我的力道看上去相當的微不足道。

我們拉上了一隻腳時，我還有些擔心，幸好最後拉上來時，那腳還是連著人的。

保羅船長被我們給拉回了漁船，老驅魔人本想替他做心肺復甦，船長卻馬上噴出一口海水到他臉上，整個人驚醒過來，我拿了放在船上的毛巾替他擦臉。

「有人推我下海！有人推我！」保羅船長驚恐的大吼，接著他尖銳的發出類似嬰兒的哭啼聲，請不要責怪他，他還沒有受到重度認知危害的程度，只是害怕而已。

「誰推你？你有看到他嗎？」老驅魔人的問題問的很好，他想要將這起事件引導向人類所為。

「我沒看到！Cranky Crow對吧？住宿費用我出！事件解決之前別想趕我走！」保羅船長馬上跑下船，不顧自己濕漉漉的模樣，往鎮上奔去。

保羅的恐懼感勝過了理性，我們都不想讓他保持這個狀態，必須要有人守著他。

「出師不利啊，那傢伙...得要有人看著吧。」老先生看了我一眼。

「他離開了水面，這是好事。」海水是很危險的，這麼巨大的反射面，隨時都有被附身的危險，「交給你了。」我的體力很足夠，這位老先生能用他豐富的經驗去保護那位船長。

「妳知道嗎？恐怖片總是警醒我們不該分頭行動。」老先生搖搖頭，他不是很看好這個事件的發展。

「你可以多看英雄片，分頭行動帶來的優勢會更大。」我認為電影終究是電影，不能完全拿來當作現實的參考。

「好吧。」老驅魔人沒有被說服，但也被我的歪理給打敗了，他翻了白眼，搖搖頭，「我會待在旅館。」

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，並確認了一接聽電話就要說的暗號，這個暗號至關重要，當你跟其他驅魔人一起行動時，你最不樂見的情況，就是你的夥伴被它們附身這點，它們說話大多時候沒有邏輯，毫無章法，但要是你偏偏碰到一個會說人話的，那就完蛋了。

我翻到電話簿的輸入介面，詢問了一下老驅魔人的名字。

「海勒。」

我輸入了英文拼音後，也告知了他該怎麼稱呼我。

我們決議今晚先把船長給安頓好，因為有個知曉秘密的協力者在鎮上亂逛，不是甚麼好事情，必須先解決他的精神問題，我答應老驅魔人會在旅館待到明天早上才出發。

今晚，就先休息吧。

待續